

我对于我所犯下的过错感到不安，因此当我行走在凌晨一点的夜晚，穿过流光溢彩的街道，来到公寓旁昏暗的路灯下，而看到了那个倒在那里的女孩时，一阵别样的预感涌上了我的心头。抬头望向挂在黑夜中的孤月，像是对着什么立下了誓言般，我没有视而不见地就此离去，而是弯下身来，确认面前陌生女孩的状态。

熟睡着的女孩穿着一套浅白色的长袍，上面满是污渍与烧焦的痕迹，甚至于她显露着的肌肤上也存在不少若隐若现的伤痕。她到底经历了些什么？我没有多想，试图将她背在身上，在这时才注意到了女孩背上散发出的淡淡光芒。

她似乎，生着一对翅膀。虽然她已经沉沉睡去，这对翅膀仍在无意识中轻微地摇晃着。不知为何，我没有生出她为何会有翅膀的疑问，而是靠近了它们仔细观察：短小而脆弱，大概无法支撑她在空中飞行；边角沾着棕黑色的血迹，可能曾经被撕裂过。将目光移开后，我背起女孩，向公寓的方向走去。女孩的羽翼闪烁着微光，在空中划过一道淡淡的痕迹，但随即消散不见踪影。

进入昏暗的房间，我将女孩轻轻地放在了沙发上。站在她的身旁，我凝视着眼前纯粹的黑暗。那一刻我究竟是在反刍过去，还是在揣摩未来，亦或只是单纯地在无意识中漫步着？但当我回过神来时，我的手已经拉开了窗帘，将黑暗尽数驱散。回过头来，我看到月光倾洒在她的面容上，她睁开了双眼。

“我这是……在哪儿？”她像是在问我，又像是在喃喃自语。

“你倒在了路边，所以我先把你带了回来。”我坐在了旁边的椅子上。

女孩僵硬地抬起手来扶住了自己的额头——大概她仍然头晕目眩。适应了好一会儿后她才放下手，望向窗外皎洁的明月。

“月光……好美。”女孩轻声说着，又忽然叹息道，“对不起，陌生人。我现在脑中还是昏昏沉沉，可能要在这里再多待一段时间了。”

“无妨。”我回答道，“能讲讲你的情况吗？半夜在路边睡着了的女孩子，我真的很担心你。”

面前的女孩踌躇着。片刻后，她终于下定决心开口道：

“我叫云露，是一名天使……”

她的声音更轻了，但当听见“天使”的字眼时，我一瞬间就感到紧张起来。我对于我所犯下的过错感到不安，因此一直以来苦苦追寻着救赎，希望能够得到原谅。我急躁地打断了她的话语：

“你说……你是一名……天使……？”

“我……”女孩支吾着，“我原本确实来自于天国……”

她是与神灵相伴的天使，是我长久期盼着的，能给予我救赎的存在。在意识到这一点前，

我就已经跪在了原地，激动地说道：

“天使，你既降临此地，就请救赎我吧！三年前在他死后，我就一直生活在惶恐不安之中，尽我可能地多行善事。即使知道死亡无法逆转，我仍然在妄想将功补过。”那些长期以来在我心中堆积的自责感，被我一口气地抒发出来，“奇迹般的天使，如果说你假扮为路边的无助女孩，是在考验我的善意，那就请饶恕虔诚的我吧！”

女孩似乎是被我的话镇住了。她又像刚才一样踌躇不定，目光在我与窗外的明月间来回徘徊着，而我只是无言地等待她对我的审判。最后她终于看向了我，露出了一丝像是苦笑的表情，对我说道：

“你先讲讲，都发生了什么吧。”

顺应天使的要求，我坐回到椅子上，开始叙述那些痛苦的往事，直到现在它们依旧同幽灵般纠缠不休，于噩梦中挥散不去。

“自中学时代起，我就有一个相当要好的朋友，多少年来我们亲密无间，彼此无话不谈。尽管后来大学毕业，步入社会走在各自的道路上，我们还是经常联系，不愿意放弃那来之不易的友谊与羁绊。

“然而一切都从那一天开始急转直下。在关于就业选择的问题上，他犹豫不决，最终寻求了我的意见。但是我帮他作出了完全错误的选择，将他引导向了通往悲剧的道路。”我叹了口气，“往后的事情，也不必细讲，只不过是无数次的重蹈覆辙：每次我都在给他帮倒忙，让他与机会失之交臂，生活愈发落魄不堪。该说是命运如此，还是成败在人？我只能理解为是我的不幸与责任。”

“虽然我无数次伤害了他，他还是愿意相信我，跟随我，而这让我更加内疚。经历了恋情破裂，数次创业失败，以及更多不幸遭遇的他，就这样带着对我的信任走上了不归路——他失联了好长一段时间，待我再次听到他的消息时，一切都已经晚了。我怎能料到，昔日与我欢声笑语的朋友，明明还如此年轻，却再也无法睁开他的双眼？我质问自己，我都做了些什么？自那以后，我对于我所犯下的过错感到不安，因此想方设法将其弥补，却怎么也无法跨过心中的那道坎。”此刻的我已然哽咽，“奇迹般的天使，若是能够沟通万物生灵的你，能否告诉我，九泉之下他是否向我作出了宽恕？”

讲完了这些话，我再度沉默下来，等待天使的回应。这时我才发现女孩正低着头，轻轻地抚摸着手背上的伤痕。在月光下，她用细微的声音低语着：

“我暂时还无法告诉你答案。陌生人，与你一样，我也有着痛苦的回忆。虽然仅是我的一厢情愿，但我希望，你也能听听我的故事，因为我与你共享同样的惶恐不安。”

天使继续说了下去：“作为一名天使，我能够照亮人们前行的道路，指引他们走向幸福；我曾激励许多萎靡不振之人重拾勇气，帮助那些误入迷局之人拨云见日：我为这一切感到自

豪。”

“但后来……我做错了些什么，我太过鲁莽，太过大意了。我遇见了一个失意的男人，他的情况与你口中的朋友甚是相似。然而，我将勇气的恩赐降临在他身上，想要助他无畏地继续前行，却没有考虑到他已经误入歧途，我最初的好意让他在错误当中越陷越深。就算是身为天使的我没能拯救他，反而是亲手将他推入了深渊——这是多么讽刺的一件事情。

“在他的灵魂陨落的同时，我遭受了众神的审判。他们将我从云间推离，使我堕落而下，流放至地狱承受业火的焚烧。经受长年累月的酷刑，我终于挣脱锁链逃出生天，在地狱里四处流浪，寻觅明日的踪影。

“被放逐的三年之后，于半梦半醒中我发现了通往人间的岔路口。告别身后仍在游荡的亡魂，我往前踏出了那一步。

“进入人间，过往我身为天使的象征已经荡然无存。这对曾经圣洁的翅膀，在百般折磨后变为了血迹斑斑的残翼，我也无力向天空飞行。再往后，无助的我与善良的你在孤月照耀下的夜晚里相遇了。我真的……很感谢你，愿意对这般肮脏的我伸出援手。”她忽然露出浅浅的笑容，但那又转瞬即逝，“我实在做错了太多事情。与你相比，我才是那个应该得到救赎的人。”

我愣在那里，而面前的天使正凝视着月亮，她的眼角因月光的反射闪烁着晶莹的光芒。那瞬间我仿佛已经将自己的事情抛在脑后，对天使说道：

“不……你与我不一样。你是受人爱戴，象征着幸福的天使。虽然你可能做错了些什么，但你一直以来的动机都是善良的。况且，在你遇见那个男人之前，你也确实拯救了无数的人。这一切的责任，不在于你。”

“但，众神仍然惩罚了我。”天使的脸色苍白无力，“所有人都认为我‘有罪’，给我打上堕天使的烙印。在这个世界看来，我无疑应当为这一切负起责任。”

“然而那一切只不过是外界的评价，”我摇了摇头，“你对自己的善意是问心无愧的吧？”

“我问心有愧！”女孩突然激动地站了起来，身后那对残翼的光芒忽明忽暗，“无论怎样，我的所作所为都导致了那个男人最终的悲剧，毕竟死者无法复生！我没有任何办法挽回我犯下的过错！难道你不也是这样的吗，在你的朋友死后一直惴惴不安？妄想着以行善的方式弥补无法挽回的过错，寻求救赎？”

天使说到这里才停了下来，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而坐回了沙发上。我们再度陷入到了无言的寂静中，此刻唯有时光与月光在继续流动。她的那些言语扼住了我的喉咙，让我困于窒息而无法开口。

这时，我理解了天使。我们经历了本质上同样的事情，而我们其实本质上也是同样的人：拥有温柔，却不够坚强。虽然我原本并不认为我自己是这样的人，但从面前的女孩身上，我

确实看见了自己的倒影。因为我们处于相同的处境，若我想要去救赎天使，我首先就要救赎自己。但是，我对于我所犯下的过错感到不安，无法原谅害死了朋友的自己，像天使那样三年以来承受良心的谴责。

同天使所说，我们犯下的是无法挽回的过错。连与神灵相伴的天使都无法使死者复生，我这个凡人又能做到些什么呢？因此，试图通过追寻幸福来填补无尽的空虚，但我们都从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结局。不够坚强的我们，仅仅是依靠自己，势必无法从对悲剧的感伤与愧疚中挣脱而出，得到救赎，因为我们总是不愿原谅自己，但是愿意原谅他人。或许，只有相互救赎，才是从这般困境中解脱的唯一办法。

在我沉思的同时，天使似乎也在思索着什么，抬起头的瞬间，女孩开口说道：

“陌生人，今夜在此处叨扰，实在过意不去。无论如何，我都将重新踏上流浪者的路途，在茫茫尘世中寻觅归乡的契机。虽然我已被放逐，我大概，仍旧是一名天使。对于善良的你最初的请求，我现在将要作出回答。迷惘而不安的你，以我天使的名义，于此刻得到救赎——”

“请不要再勉强了。”我打断了天使的判决，将一直以来等待着的救赎推到一边，“我们两人确实一样——愿将救赎施与他人，而不是自己！你真的还在相信，自己是一名天使吗？你真的，这么想吗？纵使你已经对堕落的自己感到绝望，你还是想要对我伸出援手，但你为何不曾考虑救赎自己？”

“我……”天使的声音动摇着，“我，是没有办法救赎自己的……”

“那个挣脱锁链，从地狱中摇曳着生命走出的你，不正是踏出了自我救赎的第一步吗？”

一切都静止了。我能看到的，唯有天使自两颊上流下的泪水。下一瞬间，经受过无数苦难，而今终于得到救赎的，折翼的天使，扑到了我的怀中，倾诉着她的心绪。

“我不知道……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……陌生人，你拯救了懦弱的我，将我带回到了繁星之空下，我能做些什么来报答你？”

我能感受到，此刻她的心神激荡，所以我作出了那个能够安抚两人心灵的回答。

“天使，你既降临此地，就请救赎我吧。”

在我怀中的天使，她的身后散发出奇异的光芒。虚幻的白翼凝结成形，月亮的光辉倾洒而下。我对于我所犯下的过错感到不安，但看着眼前的天使双手紧握在胸前，闭上双眼为我祈祷，那长久以来高悬在我心中的自责与内疚终于落了下来。卸下了负担的我，缓缓地走向了梦境，那与现实相互交织的场所。

“在无法挽回的悲剧发生之后，你所做的一切，虽无法改变既定的事实，但仅是为了心理上的赎罪，早已经足够了……我并无必要给你救赎，因为，你早已经得到救赎了。”

我在幽暗的世界里蹒跚前行着，身上那浅白色的长袍依旧褴褛，背后撕裂的残翼依旧无力。茫然地看向前方的岔路口，我听到了来自身后的谁的声音。转回头去，在那里等待着的是个令人感到熟悉的男人，但生与死的距离隔断了我们，让我无法看清他的面容。

“你是那个天使……还是说，其实是另外的谁呢？”他似乎笑着，“无论是谁，你们都已经沉溺于悲伤之中太久了。我的悲剧，是无法用脆弱的痛苦与自责来偿还的。想要偿还的话，那就振作起来，背负着我的遗憾无可奈何而坚定地继续活下去吧，你……明白了吗？”

我在无意识中点了点头，对方似乎感到心满意足，退后一步消失在了黑暗当中。我回过头来，再次望向面前的岔路口，往前踏出了那一步。

那一瞬我惊醒过来，发觉到天使已经不在我的怀中。站起身来，四处张望，我的目光停留在了窗外。

在月亮与繁星照耀的黑夜里，一道亮白色的身影划过天空。

2024.11.9—2024.11.14

《救赎》后记：

在 2024 年的 3 月，我将《弑神》完成之后，决定写一篇“温馨小故事”来调和一下。最初的设计中，这个故事会注重情节性与戏剧性，让两名主人公互相阐述各自较复杂的经历，同时存在暗示两人的故事相交织的巧合，后面的救赎段反而是次要的。不过我没能把这个故事想出来，原名为《堕落》的本作就被搁置了。

直到如今的 11 月我才重拾起这个故事，调转了前后比例并将其改名为《救赎》以呼应主题。我个人认为本篇是《列车少女》的精神续作：男人与少女、略微的超现实、幽静而梦幻的邂逅。我想要表达的事情，在正文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：“背负着痛苦无可奈何而坚定地活下去”，这样一种积极豁达的人生态度。为了获得这样的强大心灵，就需要经历一场“救赎”。

故事中提及天使的名字叫“云露”，而她这个“堕入地狱又回到人间”的故事，实际上在我的笔下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演绎，而本文只是其中之一。云露是我自己相当喜欢的角色。她与生俱来的梦幻气质在我笔下的众多角色中间十分亮眼。

另外的小故事：在正式撰写本文前的构思阶段时，我经历了一模，其语文作文题“动机论与结果论的优劣”与本篇故事意外地十分契合，或许也可以从这个角度鉴赏这篇作品。

2024.11.14